

路史



修補陸氏抄本
百一十卷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上不遺其
尼不道也予違太史公貌千三百載矣又上誦之萬
載之前非取益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言也神翰此
雄之書輜軒黃車之錄克棟連牀曜聯而轂擊矣然
心術或蔽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故觸途而輒寔
皇帝禮之世紀譙周之史攷張惜之系譜馬總之通
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
劉恕之通鑑外紀亦粗諱矣而其學俠淺不足取信
太史公丁孤胤成學之後首授隊緒既足通遺而蘇

子所述第發明索隱之舊茲固未足爲全書而予之
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
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財成焉實善則
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贊天地之化毓者
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之
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蒼藹而
不昌得亡惜乎或曰今古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猶
燭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廬臧爨獲蒙蒙亡志者之
外見余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
炎黃小顛顛譽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以今企之

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是且莫之轍也風容皇漢
之徒英靈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特方其所表
冕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哉雖然清穆之編詎宜
辱於樛欽之手邪式爲抄類而獲奇紀且太史公來
百子賢之論話詮美語留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世
天皇以還尼于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亡其有所
明則諉之私屬疏之下方夢雋之論餽請碩人亦徒
以移衆云歷紀乾道龍集庚寅亞歲廬陵羅 必長
原叙

路史別序

輝自夷陵抵衡湘有爲輝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源
智識弘遠所作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以方
問族五羊道當書中心幾有星雲之快而猶竊患
不獲比肩廬陵何期忽偶紹介得接公於闔閭之外
議論藜發問及路史則方錦囊相隨遂獲一觀奇秘
然後信所謂五帝之佐無不賢三皇之佐無不聖爲
不虛語實天下之奇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
謂我

朝之文所尚山谷老泉至於東坡少所甚愛然其發

論乃有時而相似又何邪輝竊論之公之立言遠禍
賈誼而叙述則在在馬之闡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
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
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
於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
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
之未浮虛種其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
春秋之不褒則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
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叙事者優爲之矣嗟乎
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

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使遂
行之不惟俛管窺甌舉之徒不敢妄述而表褐談禪
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
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
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強
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

靖康而有此書則戎翟不昌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
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實五經
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竊又評之立蕭曹勳業易
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輝之孱微

無高銜大具以邀說於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人謂
文章自有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
語則知路史矣丙申六月十五日西蜀費 輝謹序

路史前紀九卷

廬陵羅泌

第一卷

初三皇

叙四太

第二卷

二靈

九頭紀 第一

叙十紀

第三卷

循蜚紀 第七

第四卷

因提紀 第八

第五卷

因提紀 下

第六卷

禪通紀 第九

第七卷

禪通紀二

第八卷

禪通紀三

第九卷

禪通紀四

路史第一卷

錢塘洪

榘校刊

廬陵羅

泌

男

革承命註

初三皇紀

初天皇

初地皇

初人皇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
所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而盪者遂有天地權輿之說儀匹也二儀者二有

先後兩元彼此有相匹之意矣天一地二者此先
後之言余地亦性一而云二者言下已落第二也
李明之衡山記云朱符謂火筋如兩儀成變化夫
不可缺一當有識者辨之有太極說見發揮

太極者太一也是為太易太初列圍寇曰有形生

於無形有形天地之始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

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

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

曰渾淪混沌也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易內篇云日月相

及易之名二易無形埒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說見發揮易變而為一北方一變而為

倍是之謂无形埒易變而為一先有

七一變而為九行數九玄數此河洛自然之

矣還返變通之謂也是九者究也九變復而為一

始則終終則始會九而復元變九而復貫易卦自

一變至七為歸魂而本宮之氣革矣復二變而

手本體是復變為一也一者形變之始也天以一

九轉之道亦數之足余一者形變之始也而變四

地以一而變四四有體而一死體是故天之體數

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

用者一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二二而四三三而

九以至九九八十一皆可變以乘而一不變百則

十也十則一也故亦不變去其清輕而騫者為天
濁重而隊者為地冲粹而生者為人此上本具乾
見列子知此說則可天地壹縕萬物化醇男女會
以究天地之蘊矣精萬物化生而庶彙繁矣天地交而萬物生也夫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自是行
之則為十為百為千萬如栗核既坼則根生幹餘
生枝枝生葉葉生實雖然治故荒忽并魚聽近非所詳
謂三生萬物雖然治故荒忽并魚聽近非所詳
言而往昔載謀又類不融正閏五德終始之傳乃
謂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為之治即代所謂靈
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六韜大
明云召公對文王曰天道渾清地德生成人事安
寧戒之勿忘忘者不祥盤古之宗不可動也動者
必凶今頴之會昌有盤古山本盤固名其相解有
盤古保而零都有盤古祠盤固之謂也按地理坤
盤云龍首人身而今成都准安京兆皆有廟祀事
具徐整三五歷紀及丹壺記至唐袁天綱推言之
真源賦謂元始應世萬八千年為一甲子荆湖南
北今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陰
晴云其顯化之所宜有以也元豐九域志廣陵有
盤古冢廟殆亦神假者錄異記成都之廟繼之以
有盤古三郎之日唐庸俗之二安餘詳發揮

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下卷所紀在洞神部又有

所謂初三皇君詳見發揮而以此為中三皇蓋難得而

稽据然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摭紀三靈

而復著夫三皇也諸書說三皇不同洞神既有初

媧神農為後三皇周官大戴禮六韜三畧文列莊

子不韋春秋有三皇之說而劉恕以為孔門未有

明文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遂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之三皇斯得正矣至鄭康

成注書中候勅省圖乃依春秋運斗樞緝黃帝

益以女媧與洞神之說合然白虎通義乃無女
而有祝融甄羅度與梁武帝祠象碑則又易以
人蓋出宗均援神契注與譙周之史攷紛紜不
故王符云關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或及此亦
敢明至唐天寶七載始詔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
氏天皇氏于京城內而王興建言唐家仙系所宜
崇表福區請度昭福作天華上宮及靈臺大地安

父補於是立三皇道居太古天皇中古伏羲渾敦
女媧等堂皇則太古夫皇外復別立三皇矣
氏之世但聞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
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
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繇此而知來于
世之前萬歲之後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
知也不可不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非學者之急今
一切隔之

初三皇紀

路史第一卷

路史第二卷

廬陵羅

泌

男

莘承命註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皇有天皇

易通卦驗文按洞神部以此為中三皇君

是君臣道是曰天靈

外紀云十二天靈望獲強尊以獲為名以望

為姓字子天

頤羸三舌十二驤首鱗身傳記

皆在女媧紀形相

碧廬禿褐丹壺首出庶物君有五

其云非寔司元化歲紀攝提見徐整斟元陣

以立... 春秋保乾圖云天皇於是樹元陳極以

乾... 言辭酌元氣陳秉錄司契無文不懷

有風行... 靈書八會 王經隱注云三皇

策按... 皇內字二地皇內記三人皇

會文章之祖也... 靈書八會字無正形

然洞神... 三皇經云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為用天

為簡白... 王為文蓋道家者流以三皇經為三墳太洞

洞蒼元... 洞真上清也洞玄靈寶也洞神

三皇也... 然近代三墳書非此也有跡見發揮

華洞神... 經有三皇印三皇王券一日金契三皇經云

自然之文皆綴以金鉤置一王案覆以珠巾券以

五香時... 人風真淳 太真科云大化始立人風真淳

道接三... 皇之世洞玄名靈寶之道明三才度五帝

之世洞... 真名天寶之道紀清正之方濟三代之後

真得極... 靈寶經云三一者上一真帝之極中一真皇

地皇得... 主故上成正一人皇得妙故上成皇極

後復言... 其變化 無門無旁神運四奧被迹無外無

熱之陵... 道甲開山圖云天皇出於桂州即無外山也

水經注... 云或言即崑崙崑崙氏 三輔九翬為世億齡

始學篇... 天皇十三頭皇氏洞紀云一姓十三人也

州長天... 下故河圖括地象云天皇九翼提名旋復蓋

亦有五... 期三輔公卿大夫也故禮記正義謂三才既

判尊卑自然而有天地初分即應有君臣治國第
年代綿遠而無文念三輔九翼併皇是十三人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見通圖

名岳姓字子元號馬蹠救首十一龍君迭辟繼道皇

十一君皆女面龍類馬蹠水經注榮氏云兄弟十一主

人面貌皆如女子而相類地身獸足出龍門山

治荒極雲章載持逮天協德與地侔貲洞神經云

入荒四極四太始之元三皇一等經云中天皇以

始元年出治平初太始云上竟號年按道書有元景

傳和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皇无極等號而武帝內

悠悠無驗特取太始太初之意云類上成正一不生

不化覆却萬物覆於下却於後得道之秉立乎中央

神與化游唯庸有光

見文子等書

鬼出電入龍興鸞

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

通列

爰定三辰是分宵晝

曆或謂三辰有度晝夜有經何定分之有曰不然茲

持後世作儀器以揆躔度準盈虛以正昏明者固非

移日月而易晝夜也是知躔魄苑魂生式殷月候

度畧景之用有自於此矣通

云地皇以三十日為月十一月為冬至亦見高氏小

史此亦本自然余凡事有出而无攷姑取以證者此

之類 諸治徑易火紀周正帝系譜云天皇氏以木王

也 謂天皇以木德王故或有 草榮木替亦號萬齡三皇

疑二皇為義炎者非也 皇地皇人皇開治各二萬八千歲而河圖帝系譜等

皇地二皇俱萬八千歲始學篇則云八千歲按真原

皇盤古氏後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時遭劫火乃有地

人結繩刻木四萬五千六百年皆難取信夫太素實

堅固有定數然方此時歲曆未著烏從而紀之哉三

墳書以一歲為一易草木蓋以草木周禪為之紀辨
尔今都波之人莫知四時之候女貞之俗不知正朔
紀年但云已見草青幾度流求之國以月生死辨時
以草木榮枯為歲僖崖觀禽獸產乳識時占蓍芋或
熟紀歲土番以麥熟為歲首宕昌党項皆候草木以
記時序太古之世中國之俗有以與蠻夷同斯不疑
者曰萬齡者亦
號數之萬尔

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
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埽而輪轉無廢水流
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然不曰三皇者豈非秦皇
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乎十紀而
不遂與二靈參邪予故從之別紀二靈而返秦皇
氏於九頭紀

九頭紀第一

秦皇氏

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見維胡兆

龍軀姓愷名胡兆字文驤首達腋玉篇云亦臂也今作腋出刑

馬山提地之國遁甲開山圖云人皇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山今在秦州伯陽谷水出之

老子之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為九州謂之九圍見

所至 別居一方因是區理是以後世

謂居方氏見三墳又雜書云人皇出於提地之國兄弟別長九州已居中州以制八輔則九州

肇此分矣今石碣有 太平元正肇出中區太平元年正月出治

大中祥符五年 聖祖降言上天祐德之意以為
至清分職實曰九天員命在昔乃為人皇蓋九人之

一亦嘗降治
國家之始祖云
駕六提羽乘雲祇車見雜書寰宇記作抵車誤制

其八土為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氣自正太平經云三皇之時人皆

氣清深知天地之爰役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

際無臬挺桐萬物無門無毒以叶言教為天下谷言

如云言辭迪出谷口谷口古塞門或云上賜谷蜀秦

猶文教也史從之安矣還乘青冥覆露六幕罔不承命上下道

裏高厚何德之僭其所付畀與人天參離良是仇書

摛三辭云人皇別長九州離良地精生女有佐無位

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文子鵬冠子云九皇之制主

自君吏民於次者無國歷寵歷錄副其所政教君臣

付授與天人參相結連鈎考之具不備也

听自起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此言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期前乎此者無政教無君臣有下男女不飲食者矣它可類推當是之時天下思服

日出而作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頽然迄終為世之日

兩皇並隆中天皇而下河圖年代曆等皆記之三

百年木司馬氏取之不足稽也寶積記云斯類國石

室中有三皇石像龍形長丈天皇十二頭地皇

十一頭人皇九頭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

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極泮

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

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靈氏之前

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

姓而踵佐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遠近置而勿論

可也略條刺于右端春秋命曆序云自開闢至獲

為十紀易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

六萬歲每紀為一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為

此道之根本也推墮於曆數之理者能知之有

太素之年其一日九頭是為一姓紀則秦皇氏紀也秦丞相

有天皇存地皇有秦皇最貴貴者非貴於二

皇也以其阜民物備石臣政治之足貴也按孔行

春秋後語秦皇乃人白王張晏云人皇九首韓敕

廟碑云前開九頭以言教是也秦皇即九頭紀

舊記不之知余真源吐云人皇耿倦塵事乃授

於五姓知為九頭紀也韋昭亦云人皇九人所

董仲舒繁露乃推神農為九皇異矣

九皇然鷓冠子所稱九皇則又非此至

五龍二是謂五姓紀治在五方司五類象類布

山岳張陵二十四治圖云伏羲方是時也世亟巢

穴日月貞明真源云五姓乘雲車而治天下時人

蓋龍德而正中者也漢世祠之膚施春秋命曆序

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

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榮氏云五龍爰皇後

也昆弟五人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

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僊之類而以宮龍土僊為

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

部法五龍之迹行死為之化為十二時神是天皇

在五龍之後妄矣酈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僊

在五方亦見李善遊僊詩注今上部奢延膚

施縣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

龍僊人祠於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

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云五龍山有黃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僊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之西南又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攝提三是謂五十九姓紀孟詵錦帶前書謂之攝提紀或作提捷提捷非蓋攝提太史公言九皇氏没六十四氏興六十首紀余

四氏没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言而所謂三皇者乃合維之三姓也在漢皆錄儀云九聖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能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以成人者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天與上地全木火土石是矣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有一姓皆古帝王也故鄭釋周官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為四類氏或作氏誤

合維四是謂三姓紀

龜圖出維從而合之所謂

為熊非教人穴居

錦帶書云合維四姓教人穴居乘

蜚鹿以理

見真源賦

連通五是謂六姓紀

或作乘蜚麟以理見賦蜚鹿

之類蓋皆馬名如蜚菟青龍白鶴野麋娥鹿赤狐騶吾等尔

叙命六是謂四姓紀

克以命叙駕六龍而治賦云

後付七十二姓駕六龍而治天下七十二姓者攝提六維連通叙命之四紀也然云次傳五龍氏又以六姓紀為後五姓次傳叙命紀合一百一十萬七百五十年至遂人則妄矣

右古六紀在鉅靈氏前

循蜚七是謂二十一姓紀自鉅靈氏而下紀也

德厚

信紅天下之人循其化以若飛也
陶弘景諸曆云上古有備飛紀

因提八如辰放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董遂今氏

之出穴皆因其變而舉之也即十有三姓也諸書不一按維書云三皇

號九頭紀次五帝號五龍紀次攝提紀次連浦紀次叙命紀次因提紀次禪通紀次焉合維循蜚傳

之繆

禪通九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

有八姓也二墳書作通姓氏又以九頭五龍提提

取然淺陋每難據云

疏侂十自黃帝氏而紀疏以知遠侂以審斷自秦

氏没而嘗無君矣其亏民也聚生羣處無君親之

異仁義禮智之所不用也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

其有君者五紀予不知幾氏矣司馬貞曰九紀之

間豈惟數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

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

形兆整堦者千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端握符登

紀為萬物之主者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

地之有初翔于僻邑荒村悅見大古之俗顧豈侯

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

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讀今

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

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

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物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物然又且為不神者求也祇禱新襲蟣蝨生之艸沼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而况於人乎譚敷云道言天地初闢一日為雞二日日為馬七日為人賤者易生貴者難毓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為人日其源於此蓋不知也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窮豈以不接而遽蔑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秦皇以下五紀凡言六在遂人前鄭康成六藝論云遂人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攖注云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叙命四九九十有一如鄭所言則十紀皆在遂人之後

而四紀又在伏羲之後非也馬總之徒俱謂十紀通百八十有七代又云伏羲前六後三各立二年亦准耶據張揖貞到徐整等余皆不可質

中三皇紀

路史第二卷

路史第三卷

廬陵

羅

泌

男

莘承命註

循蜚紀 第七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躋灝
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丸變化而與物相弊鍛

開山圖云巨靈與元氣齊生為九元真母出於汾隄汾水之隄上也其地

慶軍是廣韻云鉅靈坐於汾隄今華陰縣北一揮五

百二里有鉅靈廟九域志云鉅靈祠河中府也

丁之士驅陰易反山川正流金生神化大凝李淳風

元始辨氣天皇上帝鎮立名山各有所屬分野蓋當是時六合之門有未融者故鉅靈女媧之徒以神通智力出而贊化也五丁蓋非一按世本及蜀紀華陽志益州記十三州志成都記等皆言五丁事蜀工開明負力能徙山通石則日以五丁矣又言五丁其時未有號謚但以五行方色為主故廟有赤黑黃白之帝惟无恒處或云治蜀蓋以其迹躔焉傳載鉅靈之迹多在蜀豈別一鉅靈邪薛綜以鉅靈為河神蓋本水經所引謂國語華岳當河河神巨靈手盪脚踏開而為兩言之今國語亦無此文又漢武帝內傳時東都送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為鉅靈異矣

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又得呂梁碑獲逆帝王之世乃知天未喪斯文也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逐傀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九渠一世希韋四世大巢二世遂

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倉頡二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為禪通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句疆氏自句疆而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叙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盤古氏基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為

說甚繁非足貽訓故絀焉自無懷降所叙與名山
記大同此予之史篇所取獻者也鉅靈之號此世
所聞焉者也遁甲開山圖云鉅靈與元氣齊生惟
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造山
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褐冠子之所謂尸氣皇
者邪予得是書乃更爲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紀卒
寂寥而無詔系不得而綴矣茲亦可謂富也謹闕
之以俟

以下辨論本史成而立說元不在正紀中子
姓揖客準例諸史將便觀覽取之以附於逐

篇之末故其中所用字俱在已所用有異覽
者知之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於北經
譙明涿光信其爲繼治者乃知邃故之事非必無
傳持恨幽介弗之究余予觀於經而信二書之足

丁也

鉤陣氏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秣黃頭大腹出天參政見春秋命曆

政則有官統故賈公彥云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人皇

有輔佐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氏有

官明矣無文字无易天生无散大璞按圖正端是致

以知官號也大極成形成端端正正勿損勿益切少隨足以從師俗

无易天生无散大璞自若則清動之則濁神聖踐承

翼之位與皇神合德按圖正端以致天極兩祭四致

開以正三百四十歲巨神次之號曰黃神見命曆叙

息云云有所謂黃神蓋與此異本起經云三始之道太初者

道之初也其初精盛則為元明名曰太陽又為元陽

子耳乃化道君故曰道之初歲在太素是為一氣太

素者赤氣也初變為黃名曰中和中和為老子乃化

仰君名曰黃神入於骨肉以之為人故曰人之素歲

在太始則之氣也太始者氣之始也黃氣乃復歸于

白氣白若水精名之太陰為太和君此為三氣神亦

體中之事而歸藏經言者黃神與炎帝戰于涿鹿則

以為黃帝矣抑又非此

巨神氏

人皇氏没巨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

五葉千五百歲見春秋犁靈氏

東荒經有犁靈之尸犁靈氏之尸也以不壤

於予之路史亦異矣凡孔聖之未嘗言者予皆極

言之矣予非好為異也非過於聖人也夫以周秦

而下汙于今耳之所納目之所接其駭於聽笑者

夥矣况神聖之事凡之莫既者邪是喜舜崇仁義
六經論語其理備矣顧且言之吾見焦唇乾呃而
聽之者愈悠悠也是故莊周之徒罵以作之意以
起之而後先王之道以益嚴然則予之所據正亦
不得而不異余予悲夫習常翫正與夫氛氛日趨
於奇者之不可以虛言格也於是引其暱而景者
著之此亦韓將軍學兵法之義而蕭相國作未央
宮之意也雖然詆詭亂惑猶弗薦焉覽者知夫讓
王胙匪漁父說劍之借則吾知免矣

大魏氏

大魏氏見於南密河南南密縣有秦魏山記謂大魏氏之居即具茨也或曰泰

塊昔者黃帝訪泰塊於具茨中山經次七斂山之東

一有大魏山注發陽密縣大魏山也即具茨今在許

之陽翟集韻具茨山一作次疾詳黃帝紀言歸大魏

即大魏氏一曰大魏魏氏云出于大魏氏蓋設於死垓

鬼魏氏

鬼魏氏後有鬼氏饒氏攘氏利氏鬼魏氏鬼及鬼魏

和菟史云古有大鬼氏鬼鬼氏鬼魏古通用潛夫論

云鬼姓饒攘利是也三國且皆炎黃之代封之一作

拿茲氏

泰逢氏

和山者寔為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於蕢山之陽

出入有光

見山海經今東陽有蕢山孔甲岐處字音培集韻倍負同音培云河神一云倍尾山

世紀云即東首陽山太平御覽作蕢山音為頻繆矣泰逢氏之神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柰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往往以生死鬼神為性命道德外事有不

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

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奚為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亦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為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天而不閉天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實而不閉天之實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

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爲徒歸于鬼者與物爲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歸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是故正直爲神而儉險則爲鬼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陽而釋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羽君子於此其可不怍又怍而自墮於鬼物之區哉三五之時人聰明而淵懿純天而不人是以黃帝大少神農顓畜專享乎其上句龍芒蓐祝融玄冥作配

乎其下其事然也帝嚳而來不能紀遠然而禹強闕伯玄栲諸稽實沈駘臺咎陶伯益豕韋夔稷之流秩猶不遷之祀橫窮卓偏剛毅一真烏往而不神哉叔末之人佔佞儉侏蔡溪利跂正真之道削而儉險之行多是以不能神明而歸于物詩云三后在天主配于衷本賢愚也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逢吉凶也三塗六道其僭有自來矣期期區區亦予之執執肺也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

見南華真經注云環中中

庸之道

中之爲道帝王之心即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以示世入德之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是以爲政而能馴致於太治者今夫率意而射則終日無所中率意而視則終身無所與必也質的設而後天下之手無異鄉日月揭而後天下之目無異屬聖人之道獨立乎中而後天下之心無兩從蓋中也者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也衆見之所宗萬手之所會理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

復進是故道得之而爲太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得之而爲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渾今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而茫兮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之傳炎帝氏以之傳黃無異付也堯帝氏以之傳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尹周公而中之所以爲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皇不極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上慢下暴王室如燬數百千年而不之復則極之不建其禍正如此也嗟乎臯謨箕範中極之說備矣此家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

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
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
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
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雖然中庸之德
民鮮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伋之
書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統矣夫君
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
孰得而過邪再相之道茲其所以寂寥希闊而不
繼之豈不制歟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欲為君盡君
道欲為臣盡臣道盡倫盡制豈過不及之云乎

而彼僥者附誠明假權變繳繞咕囁以綢其姻而
濟其姦豈惟無忌憚哉其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
子亦已矣此予之所以贊冉相氏而為中庸泚也

蓋盈氏

若水之間禹中之地

若水之間地當川蜀在西南方此禹中之名所為立以知東北

朔易前聖之為有說不盡朔易說詳發揮一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虛也
海內朝鮮記南海之內禹中之國以去有九丘有神唐之丘叔得之丘蓋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神民之丘以水絡亦陶唐昆吾之流也

大敦氏

雲陽氏

雲陽氏是為陽帝

見道書

蓋處于沙

沙長沙所謂萬里

陵西南十里雲陽山也又

亦著甘泉以故黃帝以來

大祀于甘泉

甘泉山本亦曰雲陽杜馮

云丹徒

董覽

記云曲阿秦時曰雲陽嶺太康地記云曲阿本名雲

陽秦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其道使阿曲而名吳

錄云改曰丹徒天寶絳北者非也

十道志言雲陽氏

元年曰丹陽今屬絳北者非也

道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

以隱處雲陽之山在衡山之陽只今茶陵之雲陽

山也予游衡湘道其麓見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沉

方皇不忍去亦意嘗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麗

倚皆西面而北上朝衡領矣然攷之皇甫紀實為

少昊之封雲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

雲陽以故黃帝以來每大祀于甘泉則長沙之地

其亦為始封乎雖然丹陽曲阿亦秦世之雲陽領

也吳地記錄曲阿正秦代之雲陽領太史時言東

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間秦人於是發赭徒三千鑿

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

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而陳勳屯田鑿

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破岡瀆也故杜佑

以丹陽為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茅山若絳北之陽石者非其止矣載言之流以為僊者蓋知其異也

巫常氏

秦壹氏

秦壹氏是為皇人

道言天真皇人者秦壹也杜甫云秦壹奉引包義在右堯步舜趨禹

馳湯驟

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

之解與天地之所始見鷓冠子三皇經云皇人者秦

真一五牙之法秦壹者秦皇氏也傳言秦帝與神說者以為伏羲失之三十九章經云九皇土真王虛

晉也即秦皇矣今鷓冠子有秦皇問秦壹天地人之事三執急云

昔者神農嘗受事

于秦壹小子

本草經

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秦壹元君

蓋范无形嘗无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

開元詔盧

鴻云鴻有秦壹之道靈華云洪荒無為之道按鷓冠子云秦壹之道九皇之傳清成之初太始之末見不

祥事於名理之外范无形嘗无味以要名理之所會抱璞內篇及玄錄皆言秦壹餌金液而仙而毫人謬

忌謂秦壹者天神之最貴故漢武以李少翁之言祠秦壹于甘泉然道書謂秦壹君者諱臈又言身申亦

有所謂秦壹者諱務猷蓋不足攷有兵法雜子陰陽雲氣黃治及秦

壹之書兵法雲氣書傳聞出而黃治雜子漢後不復

見漢志七略有神農兵法黃帝兵法又有秦壹兵法

一篇有伏羲雜子黃帝雜子又有秦壹雜子五十三篇秦壹雜子星二十八卷秦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秦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秦壹雜子候歲二十二

卷泰壹陰陽二十三卷
兵法今或見之兵書

其書言黃帝詣娥眉見天真

皇人

三一經云黃帝游靈臺青城山絕巖之下見天
真皇人而上清記龍躡經四極明科苞元王錄

抱璞子等皆言黃帝謁娥眉其事甚著或云在青城
乃見審封於青城尔事見王匱審封告帝曰天真皇

人在娥眉山因授龍躡等事見上清記及青城等
記今青城有審封洞空軒后壇及黃帝轍迹甚多

拜之王堂曰敢問何為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
統矣又咨三一元乃朗抗乎古之聖人蓋三辰立畧
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
以衛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
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
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

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
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
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葵財以施智因智
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
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
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
以一德成德以叙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尔治萬
物自尔得神志不勞而真一定矣予以叢尔之身而
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
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无乃已浮

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其為教也至矣此所謂

佩金璫妙文也自使聖人以為之紀以上水火大淵

之事其所言哉揚谷授道記云黃帝見天皇真一之

眉而問真一之道其言大率

論水火絳宮大淵之事云

予所叙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季

皆不乏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

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

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人而

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衡陵罔閔而隘八落者也又

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蔽精神不越亦可以齡

逾數百雖有脩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余然未

有不死者見素問天老養生經老子云人生大期

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

此言雖陋以合觀之物莫不有數有數故雖天地

莫能逃山亡川邑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

險著蟠羸之甲晉殿破楹昆明劫灰則所謂地屢

敗矣河側州部今歲在河南明年決出河北東西

海岸亦皆如是今西北荒外沙漠之間皆是

石自天星碩如雨或夜明逾晝或越裂崩地則天

有時而毀矣用土實石星實夜明並詳發揮雨粟

說天崩裂事後世尤不勝多漢惠二

年天東北開晉太康二年西北裂太安二年天中裂咸和四年西北又裂昇平五年天中裂哀帝即位又裂梁太清二年西北裂陳至德元年十二月從西北開至東南或百丈或數十丈有聲如雷山雉皆叫或見宮室之類按內記云天墜將相死若見名字妄言語為凶殃十二年易主蕭子顯齊書永元中夜天開而時趙錄建元初天大裂麟嘉二年天崩五年又崩唐乾元四年正月十八天中半裂是均于幻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然亂應可知

則乾坤或幾乎熄矣宛首亦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況於人乎宛首道君之號奈何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于方士之言以求不死不死邈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數矣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王斧言黃帝鑄鼎以

疾崩堊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言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陞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綵鳳空騫之語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倓佗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豈不懷哉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

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今寇謙盡去三張偽法蓋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顯以禮度爲首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翊翊而尤以信行爲軌軌初无不死之言子貢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衆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斯言爲不可信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龍髯而不悟也故博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尚其曉然知之而不蹈於悔也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究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

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小顛之居詳少昊紀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

則陳留矣

伊尹產空桑在陳留非魯地且不韋等謂伊尹之姓化爲空桑尹生其中大妄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莖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旣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于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槩而言之魯南山

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祀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雝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顛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顛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時也顛顛繼少昊者故世紀顛顛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顛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介蓋以定四季傳封伯禽於少昊之虛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神民氏

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氏神異業精氣通行論見若夫都

於神民之丘山海經陶唐等九丘有一丘神民之丘蓋其所處一曰神皇氏駕

六蜚鹿政三百歲春秋命曆叙

倚帝氏

都倚帝山山海經有倚帝之山唐吳筠下第遂居南陽倚帝山即此竇子野云今內鄉東三十

里踣立山也

次民氏

次民氏是為次是民洛書摘云碑注以次是民為皇次屈非也次是民沒

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此春秋命曆叙文與洛書摘云次民沒民

穴處之世終也六皇者此以下辰放氏而始穴處之世終矣

丹壺之書其不繆歟今既關著而或者有不厭命

歷之叙其亦有所來乎胡為而多蓋也貴人云何

子之好言古曰有是哉今古一也若以古為見邪

荀況有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亂異道而

衆人惑焉彼衆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

其所見猶可欺也況千世之傳乎彼詐人者門庭

之間猶挾欺也況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

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今古一也類不孛雖义同

理故往緣曲而不迷也五帝之時無傳人非無賢

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

夏有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況次民倚帝之時

夏有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況次民倚帝之時

乎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也以後而觀則今亦古矣
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固亦謂之今也古
豈必古今豈必今植自我而觀之千世之前萬世
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余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
則舉大詳則舉細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
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惑威節族久而絕曷古今
之異哉

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再

路史第三卷

路史第四卷

廬陵羅泌

男 莘承命註

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為皇次屈

宋均注春秋命歷叙云辰放皇次屈之名也洛書摘二辟以次

是民即皇次屈非也

渠頭四乳駕六蜚磨

太平廣記作飛磨

出地郭

宋

云地郭地名

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

注云從古初謂順度

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

民携木茹皮以禦風霜

茹蘊也茹毛

絢髮閨首以去

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命歷叙言被治二木枝者也

百有五十載同上云離光次之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服食器用王道之本也自生民以來至黃帝而大備初修增革更幾聖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凶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成時之所未馱雖聖人不能以強去時之所未安雖聖人不能以強行若興若廢特顧其時而已矣始古之時蛇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涸沈鴻而致之海毆蛇龍而放之菹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間滄熱而蕭瀝之

下足它恙於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所與也猶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為之羽皮以禦之多傷也為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為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為之泉幣以行之不疏也為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為之舟楫以郵之相傾也為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為之權衡以平之無爪牙以自衛也然後為之城郭羽皮之不給也然後為之布帛木處而顛土處而病然後為之棟宇為之祭祀以致其報為之刑政以率其壞為之車輿以佚其體為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為網罟為耒

耜爲杵曰爲弧矢爲鯤鯁爲茵幄爲澧洛範金合
土墜竈泄井黼坐鼎食鞠牛乘馬堯矛劔戟重門
擊柝各以智巧變而通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
爲之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生必具然後夫人知
有生之爲貴養生送死無憾然後人得安其生而
樂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其有不善邪降及它
時不原其故乃至窮耳目之好以徇人剗生民之
脂以自奉傾宮璇臺不足處則更爲之萬戶千門
合宮龍鷁不足乘則復侈以錦帳珠雨南河西苑
獵車千乘織金鋪翠費勦萬計撞萬石之鍾伐雷

霆之鼓窮日卜夜有不足以旣其權弗聞天下之
歎嗟而施施自以爲樂天道惡盈蜉蝣闕闕而何
能以久生乎桀紂幽厲秦政石虎高緯叔寶齊昏
隋煬之流亦可以鑒矣惜哉夔龍稷禹伊周孔孟
分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顯名夏癸商受
魯桓齊穆人君也而清虛者猶商其有禽獸之心
惟其見善不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人化物爾
物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不足

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感人無窮而
人之受用無盡君以爲足今固不啻足若猶未也

雖萬此其足邪顧是數主之所盡力又奚足為美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則如之何曰吾不為奢亦不為儉使為儉則齊鸞永泰之間分裹蒸餘阜茨梁衍大同之際豆鬻布帳雖唐堯何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世本揚雄蜀紀華陽志本蜀論等語其始蠶叢拍

濩魚鳧各數百歲見蜀紀號蠶叢帝拍濩帝魚鳧帝或作折護與伯雍者非寰宇記作

伯禽尤疎號蜀山氏蓋作于蜀今成都蠶叢縱目王瞿上瞿

城在今雙流縣南十里魚鳧治導江今眉之彭山縣北

南北八郡志云犍為有魚鳧津廣數百步逮捕澤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言

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祚深眇楊雄記云二萬四千歲杜甫云二萬八千

歲蜀記等言魚鳧等君治蜀八萬年蓋難取裾俾明記作開明非最後乃得望帝杜

宇寔為滿捍蓋蜀之先也杜宇蠶令說詳餘論司馬貞以杜宇出唐杜氏後妄

舊記有女曰利從地出為宇妃按女利乃自叢以來

帝號盧保一作盧帝保帝今廣德之建平有盧保其

妻曰妃俱葬之永明二年蕭鑑刺益治圜江南鑿石冢有椁無棺得銅器數千種玉塵三

十金蠶地數萬珠砂為阜水銀為池珍玩多所不識有篆云蠶叢氏之墓鑑責功曹何佇墳之一無所犯

於上立神衣青衣即今成都青衣神也○開明妃墓

今武擔山也本日武都在府西百二十步周三百五十步云妃始武都男子化為女美艷開明尚納之不習水土欲去王作東平之歌未幾物故既葬表以二

石闕石鏡武陵王蕭妃掘之得王石棺中美女容貌如生体如水掩之而寺其上鏡周三丈五尺樂史云厚五寸徑五尺今杜宇廟在益治北五里永平橋西齊建武中劉季連自灌口鎮城內徙此昔黃

帝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亦取于

蜀山氏惟其後葉益州記岷山禹廟西有姜維城又西有蜀山氏文居昌意妃也本日及高

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昌意遜居若水元

生石紐其地皆在蜀蓋五帝時嘗合中國世本謂蜀王每世相承為黃帝後而通典以蠶叢伯雍為帝倍

之支樂史從之謂歷夏商至周始稱王因前誤云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

年伐滅之初蜀道相攻來吉急司始降侯云使陳莊

遂屬秦寰宇記梓劔引常璩云靜王五年秦大夫張

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閬中縣引作順王五年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

生雖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

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

後百罅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楊雄蜀紀而感夫蜀

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羨饒沃固自一

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

來君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

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為中國少而中國亦

不為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憚求欲無厭故

秦惠得以圖之飾妖饒之子劉怪誕之牛以誘其

衷而後復余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貲而遂
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爲中州
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固不可謂
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它國而綴靈府一
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爲國固鬼神
之所作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
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蕃也
夫吐蕃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挈唐之
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置一
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孟武之將屠十方之衆於

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
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
爲虛可謂彊矣然其垂羨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
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
爲議者欲以梁鳳巴蜒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
生羗而襲吐蕃夫羗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
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方一生羗
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瑤庫自此轉而西矣使
我而得吐蕃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
稽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祭以徇之尔其

或得之而得以稽亦何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
又何異於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況已之田
舍矣而宅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
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環兵
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憂國之生靈略盡
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
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弃上谷造
陽之熟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
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爭
亦不啻是一何默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

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湯帝之侈心於是親
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關右蕭然始恃盛彊卒歸
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嘗言
之溟渤漲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惡溪在閩多厲毒氣中者沸海此
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溫屯嘔泄逾者脚輒腐弱
其魚多鱔沸海常沸尤多陷河懸度之設乎西蜀
惡魚翔云炎洲真者經之賓西行歷大小頭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宋膺異物志
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之必有頭痛
身熱吐逆之患驢畜皆然夏日則死山有毒藥氣
之所為又有三池盤道經三十里又經烏乾四百
里石懸度山只尺之路下臨不測法顯記在盤陀
西南今葱嶺冬夏有雪即佛書言雪山者道有毒
龍犯之輒輓晦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
飛礫過者少全

以遶西而制北者也

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乃者女真滅大遼其臣大石林

牙挈其子三晝夜逾沙子近激障霧於東維霧冒者

多死其病如疫而重刺至七孔迸血故南方有大

小法場之號今越嵩有瘴氣中之有聲着人人死

着木木折曰鬼隙界黑水於南極黑水在梁維間

本山障之氣毒也

泄流沙於西陲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

茫蓋西州之柳中路也又有一路自柳中縣南東

行經大海之東又東南度磧入伊州即裴所謂伊

吾路今使郵所至高昌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

磧千餘里四面茫然不可準記行者惟以人畜

骨驢駝糞為誌大雪即不得行或道見宮宇忽聞

歌笑從之者多不反蓋螭魅也當且末西北沙中

夏則熱風為患惟老駝知之將作則聚鳴而擁

其鼻口不則危弊今高昌客旅皆齣伊吾道

弱水於北滅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出陽關至

于旬路經

陷河伐檀置中乃得度弱水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沈

今川廣之界亦惟一小河淖並而深今古不得度

亦弱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

之聖人一視同仁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是

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昇明

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

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

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佰君其盡制歟東毛人

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北海支顯西游道其

北九十五國一云二百一十六國所記亦數百國此于旬以西國也支顯之所知者

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智猛法盛之錄曇勇

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
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
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
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
者惡乎貪而不已邪有海國說慮亂者穿其願志
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
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誥尔戎
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
國若是截也舜投四肉於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
山乃今澧州幽州則今遼東而三危
乃今渭水之源繇今視之皆為近地齊之伐山戎
此特北平之地而當時已譏其遠伐韓愈之貶朝

陽可謂遠陋蕭育之守張掖固已窮僻而今更
內地放臣遷客遂至編隸朱厓沙門島上猶以為
未豈堯舜之心哉伊尹四方之令徇國豹胡亦不過三十

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前
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
盖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
為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
於戎狄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
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為國而
以貪求速敗豈不甚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
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為之寒心哉

逖傀氏

逖傀氏後有逖氏傀氏

見元和姓纂

逖傀氏之迹學者必

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為逖傀氏

失之

渾沌氏

渾沌氏是為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

見姓苑等姓

沌風俗通作混屯姓苑云後夫水為

若至於所謂盤

古氏異矣

盤古氏亦曰渾敦氏羅隱有渾敦氏施化

江河之類本出三五曆紀等書

予嘗議三墳之偽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六韜之

書渾沌氏在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

義之下應劭作書遂以為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

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

之治若予而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

哉此班生之失也雖然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

邪老僖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

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

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

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

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

虫蛇皆為人害是故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後世因時而有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之君其為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何久近之殊哉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况見見聞聞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夏而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觀古之人被畫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况三代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况出於

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獨於渾沌氏疑之哉彼將
慙告賜之言者吾不慙也

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莊注云足其性而止無吞

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見子思子淮南

子云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氏云古之人君傳又作東扈或謂即夏之有扈繆矣人物表在矣帝之前魏文帝令叙黃帝於其後可知矣

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述此書自

遂人而下益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而不詳也遂人而上雖復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禪之文於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濛濛其說如風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繆無執者也補史記作卷鬚又有得以僅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狝韋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潛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几蘧氏風俗通之帝疇氏和菟史之太嵬氏鬼嵬氏命曆叙之黃神氏鉅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攷其上下

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諧其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邪以此諦其不誣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皇覃氏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貉六鳳皇出地衡春秋

命曆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无假是故死生

同兆而不可相陵在者任之而已一而不黨命曰天

於余任則物自足矣虞書云在治忽亦任其自然而已故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管子亦云先

王之在天下民比之神明之德孔氏以來說者皆以為察其然哉在璇璣正非屑屑致察也在之而已

治二百五十載命曆序云次民沒離光次之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僊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爲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爲極治無生而爲無殺至殘而爲至安豈一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

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燠人知爲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水霰人知爲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表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阡危之患居今之世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乎

自有君汔於堯如辰放皇覃遂人有巢爲世之期
皆逾二百正所不論而羲炎若黃帝青項唐虞且
不下於百年天下大治繇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
矣紀載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
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唱或隨或強或羸一二世
而其風已替固未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
名世繼世而興猶必化之一洽教之一浹而後民
之情始可以一變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
夷狄三變而帝道可期矣觀時會通豈欲速之功
哉柰何國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

賢不肖奚帝相灑茲文王所以望而未見時之
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世所以常多先王之
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教誠以天下之治
難乎其變復也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五
畝之宅時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弟之義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斯先
王之政也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則少者有不帛而
不肉矣班白者不負戴則少者不免於負戴矣聖
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也而所養

有不贍此病施之不博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江漢之民無鰥寡矣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則江漢之民無孤獨矣數罟不入污池則魚鼈不可勝食矣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矣斯先王之政也然江漢之域鰥寡孤獨無失養則遠人有失養者矣九州之內魚鼈草木無不若則遠物有不若者矣聖人之心非不欲九州之外鰥寡孤獨皆得養魚鼈草木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博施濟衆此堯舜之所以猶病之也惟易有言既濟亨小無欲濟世而不至於人則吾之

仁有不盡矣仁有不盡則吾之施有不可得而必矣施不可必則天下之寒饑屈枉厄窮而無慘者何時已邪見其生則不見有弗及矣聞其聲則不聞有弗及矣况其遠邪是以先王不務廣地而於吾之所制每致其詳於吾所制苟致其詳則四海之內將有聞風興起視則而視効矣然則脩己以安百姓是必勝殘去殺而後可也而嚚者曰埃及河之清夸者又曰日月異爾是故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不至於大敗極亂喪亡相仍不止則其視羲炎黃帝辰放皇覃也何啻朝菌與蜉蝣哉

今而匹之不亦悲乎此予所以贊古人之久治而每爲之三大息也

啓統氏

啓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章衡運紹記若通載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人圖錄其亦有所取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庶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爲稱邪草木以土爲生而不知土魚鼈以水爲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

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
足韜光晦迹自翳其身而
人不知其啓統氏之謂乎

因提紀上

路史第四卷

路史第五卷

因提紀下

廬陵

羅泌

男 莘承命註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氏

見姓譜

几蘧氏

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徇耳目內通而外

乎心知人間世云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

况其散者成玄英云徇使也能令根竅內通不礙於物境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則外遺於形內忘於知

鬼神冥附而舍止矣凡遠者三皇以前無文字之君言伏羲几遠行之以終其身也天下之人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鷄居殼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橐異風化而已今之曰知生之民天下盖不足治也亦見九倉子

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為然為治者多幸有為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為貴夫以一體誼之藥石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天下雖有聖智無所作之謂平及夫負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亦已幾矣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效彼几遠氏之治盖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儷

焉

稀韋氏

昔莊周訂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而自言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提挈兩儀者也仲尼曰稀韋氏之囿黃帝氏之囿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曰囿曰圃曰宮曰室謫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而或者疑即商之豕韋夫所謂挈天地者豈區區伯摎之雄所能克哉且昔夫子嘗

問於太史大弼栢常襄若循韋矣豈亦商之豕韋哉集韻稀韋音締李軌今丹壺書繼諸几遠氏之說太史官名音治

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

而廢一哉發揮有同名氏辨

有巢氏

大古之民穴居而野處得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无
妒物之心而物亦无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砥機智
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藥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
樓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韓子云上古之人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而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
以人食果蠶蜂

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其為民也登巢椽蠶東

而椽蠶注謂上古無宮室不知教化之時也曹植都燧覽乾元之北域本人物手上世椽蠶蛰而食既

者飲其血啜其膾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椽栗以為

食草棲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民禮存三古玄酒以

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

矣呂春秋儀禮正勝者以長長猶不足泣之則就其

无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結繩以

為政高氏小史謂刻木結繩木皮未委于復塞其羽

革紩衣孳領着此冒以資體見呂覽周公告成王云

時以冒覆頭句領透頸至黃帝作冕其制遠明故儀禮正義云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象上古也三皇前君

以冒覆頭句領透項民之葬者猶未詳焉過者頽此

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喪期

无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故

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晏子云古者秩衣孳

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歸其義有

處層巢窟穴而王天下其仁愛而不惡予而不取天

下之人不朝其治三百餘載外紀云百餘年或云百

室而歸其仁二千年栖於石婁之顏通平開山記云石樓山在琅邪

東南六十有石樓山此直是天寶七載詔有司於肇迹之地置廟

春秋二享與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

復輕清之必上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

世之日偽俗之日澆此勢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

者必有爭爭則鬪鬪而不勝必至於剥林木林木

未利必至於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有甚而

已自剥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旱之難七十戰

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

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

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駮延于春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是欲禍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爲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爲不可曰爲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爲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祀於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於曼楚晉諱戰而國奔於劉聰梁諱戰而錄亡於侯景一夫作難萬衆潰弊天下無兵汜未見無禍者是可去邪

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微之權死生之地而聖人之所謹焉者今而曰俎豆于戚可以爲矣何事魚麗夫如是則消鋒鏑鑄金人足以爲治而司馬炎不生事於晉蕭俛段文昌之儔不生事於唐矣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岐雷俞扁不惟復苓之養性也而劫痼攻積巴菽殂葛猶不得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素著於躬禮樂教化日漸於民其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業者固自有定然

一罅之或闕則固將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蒐
閱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脩明於閑暇
之日謂之有政俎豆之中有軍之容固非徒俎豆
也干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
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劫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
以勢抗今顧曰舜孔未學豈書生所知哉成安君
號儒者稱義兵者無事詐謀奇計卒為韓信斬之
泚水之上是以聖王以戰去戰非好兵也不得已
而後動不敢為主而為容非去兵也漢祖平城之
困唐宗安市之屈失於黷也陸機河橋之敗房琯

陳濤之奔失於易也惟非兵之咎也必也主以仁
義擾以信禮不得已然後用如舜文之當然范蠡
之審諦馬服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本不生事如
是可矣又何必去之然後為仁義歟若蚩尤之斬
又秦趙之阬夷曾不足為齊晉道又烏足以言兵
邪彼光武之欲三十年不言蓋有為而發也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光四時昏晝

之辨空同之北北極鍾火之山地數百里無日月之

光猶蜀之陋天常雨少出日者王子年云去都
万里有申弥国近燧明之圉地與西王母接以故燕
昭王游於西王母燧林之下說燧皇鑽火之事西王

母國名詳餘論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

鳥啄其枝則燐然火出聖人感之廣土自有不見日

山四時早晚與平原之不同非若佛書所謂夜摩天

之類拾遺記云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

聖人游于日月之外以食拔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

有鳥類鵲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

豸氏之前蓋火山因也山海經言火山之國雖經雲

雨其火常然即今武周連渾府之遙火山也故代割

雄勇為火山軍亦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

猶梧州火山之火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

別五木以改火詳發上古之人茹毛而哺血食果蔬

燦鱗膾腐餽漫內傷柴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

灼以炳以熟臊胜以燔蒸揮豚然後人无腥膻之疾

祭禮作其視號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肴所以存法

太古腥俎謂豚解俎之禮記正義云先燒其石今赤

以黍與豚加於上而灼之或疑神農始藝五穀神農廣其事爾人民益夥羽皮之茹

有不給於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號

遂人氏或曰燧人以鑽燧故古史攷云鑄金為刃民

氏鑽木取火包生為熟令人無有腹疾遂天之意故

曰遂人典略云燧人鑽木取火免腥臊變熟食人事

也白虎通義云取火教民熟食制養礼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順而不一於是窮火

之用而為之政春季以出樵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

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為之紀謂木器液於是

范金合土為斧重作炷高甌甌成物化物而火之功

用洽矣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

中論夫心見於辰則火大壯故季春祭火有辨見發揮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教

人以漁子維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天是輔有三名

故皇帝象天文以制官賈公彦謂伏羲之前離命明有三名未必其立官位至黃帝特名位乃具爾

繇政乎陞級朱均云辨等畢旒辨乎方色論語摘輔

象云必有受稅俗注云受稅賦及徭成博受乎古諸

役所宜必畢古通用史通莫不必賻隕盧錄平延嬉

都鄙之事摘輔象注云受古諸侯之隕盧錄平延嬉

事按孟諸志作明都知裏為有據云隕盧錄平延嬉

延長嬉福也蓋謂祭祀崔沔議云祭祀之典肇於上隕盧錄平延嬉

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血隕盧錄平延嬉

毛之薦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也隕盧錄平延嬉

道平人事理言生知出于天而四佐洛產也龍圖暹

瑞龜字効靈錄見書於是占建而正方王希明太一金

斗極而定方名握幾短表計實其刻曰蒼蒼東西南北是也

演命明道經注云拒變皇人謂指天以布躔而齊七

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指天以布躔而齊七

政康成云矩法也言燧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本天以

石而謂之刻言蒼精渠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

七政詳慮記主礼斗威儀以為五音二少主君臣父

子夫婦政少宮主文少商主武法斗始注物垂鳥獸

而為七政七政之礼立迹所興也始注物垂鳥獸

之名春秋命曆叙云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夫物

則必承之以至草木亦莫不然蓋聖人有以與物合

一黃帝正名百物夏禹主名山川此道後世不復有

能知者非無其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贊管子云

各史記卷五

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

子二十而歸一云女二十五王充以為法制張設未

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

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

本乎此書太傳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男三十而

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克盛任為人母合為

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以息其民

故三終陰偶而促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

為之進退以耻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

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禮記疏云尊卑之禮

三起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皇帝通歷通典等皆

謂燧皇始有夫婦之道蓋始著其禮爾孔演明通經

注云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

始王天下者是燧人已著姓名

治律高之石室以

著記古史攷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

教民熟食堯曰遂人伏氏書以燧皇與義農

為二皇云遂人以火紀火為陽尊故記燧皇天子伏

義以人事紀故託義皇于八神農以地力故託農皇

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應氏之說亦

然故康成六藝論以遂皇為人皇云易者陰陽之象

禮自人皇遂人梁主書起自軒轅而同以燧人為皇

其叙五帝則自黃帝至堯而止舜弗預焉謂舜非二

三王亦非五帝特與三王通為四代斯亦妄矣

百有三十載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

在九頭之前非也貞源賦云燧人子孫相承二萬一

千年至伏羲而世紀燧人氏沒包羲代之古史攷燧

人火有三姓乃至伏羲與六藝論不同

隸達疑是三姓而為九十一代俱妄

贊粵有大聖游于南垂別火滲代違其羽皮以炮以

燔與人遂性占建握幾方廬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

壽禮錄顯矣

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
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
短者不可以級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
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
重之以遂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已而不得則
惑矣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舍者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兄兄弟第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
造端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
女必致其詳紆觀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道生

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之始而
巳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
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
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然之數妃也自巳
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為三陰
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生於庚日月
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于申是故陰陽
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爾男子陽火元氣起戊子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此火生木也女子陰水元氣起庚子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為金生水也嗟
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用

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壽命長及下
之世不知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
每至於夭折韓雅有言鑽火變胜之下父老而慈
子壽而孝義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滅淫於禮亂
於樂翬薄澆為淳風磁矣而或者謂南地薄殘婚
宦及早而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二孔子
以為禮之極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為而
不足語邪彼受弒兄者之立也而逐相之愛茶之
世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一乎此其
所以發為政之問而人子告之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
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
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王湯武且也而公孫
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邪抑不知孝公之不足
以帝道說邪亦鞅之所售之帝道鴈邪握鉅而兼
金售皆穿窬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足以知顏子
亦不足以知孟子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庸以兵城從成右羣王
之山平阿无隆四微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用

府也穆天子傳阿城阿隘阨用府所在庸成是立故

號曰庸成氏云容成者非也杜甫云容成氏中央氏

姓至死不相往來或作容成蓋以方是時人結繩而

黃帝臣有容成疑其為一而繆子夏易傳云上古官職未設人自為治記其事

用之將其命而已故可以結繩為九家易云古無文

少隨物衆寡執以相攷鄭云事大大其結事小小其

結亦意逆之說今吐番犬羊其民僮蒙莫知西東

同猶以刻木結事可知繩也

摩廡摩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

可尾虺虺可蹶而人无有相媚之心淮南本經寔有季子

其性喜淫書淫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季子儀馬而

產子身人也而尾蹠馬是為三身之國市特貿易

所記本出括地圖季子乃其名尔子思子言東戶季

子是也說苑云翟馬生牛牛生馬封茶曰是雜牧也

按秦本紀孝公二年翟馬生人唐乾符

二年河北中和元年長安亦嘗有此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

觀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則有堂祥岐毋羣怪大翟

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蜈蛆而況又有大者乎

無物不有而後為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

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

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為常奚物而為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末常識遇之皆可為駭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昔叔山無止且以孔丘為梏於淑詭眩怪者而況於凡乎凡入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言之尔有挾怪而問者皆不之告慮其惑也讀如吾語汝之語申生之託狐突彭生之蠱齊侯與夫秦謀七日而蘇荀偃視不受令晉樞牛吼伯有介馳先民紀載良不少矣四海之下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

旁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蹏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身玄鬲貫匈離耳無腸蜚頭羽民尾濮豕喙狗頭厭火流鬼野义落利充衄其間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豈得謂之無邪落利羅利也國在婆利東與林邑為市說見餘論聖人慮天下之狃於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順事物之變推至道開逕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雉有域載鬼之類尚筆于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廣知鬼神之情狀者也而世之人以其僭

惛乃復遑遑務怪不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常固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固不可保極天下之異而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之所識予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於覩流屨而太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也聖人以為常而衆人以為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而諫則人不與茲故因之以怪焉

右因提紀凡六十有六世

路史第五卷